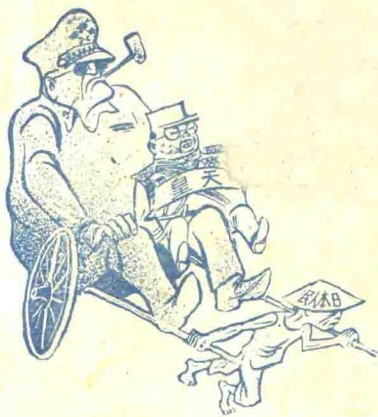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叢書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 麥帥下陸

著 R. E. Lauterbach 美  
譯 華 碧 梅



世界知識社刊行

111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二

# 麥帥陸下

著 R. E. Lauterbach 美

譯 華 碧 梅

世界知識社刊行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版初月三年七十三國民

麥帥陛下

世界知識  
小叢書之二

作者 美 R. E. Lauterbach

譯者 梅 碧 華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世界知識社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法幣 元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世界知識小叢書刊例

(一) 由於世界形勢變化的日劇，大家對於國際問題的興趣也日形增加。本社爲適應讀者要求，特自本年<sup>起</sup>陸續發刊世界知識小叢書以補充世界知識週刊之不足。

(二) 本小叢書性質有如美國刊行之“Headline Series”。但其範圍除有系統介紹世界重要問題外，亦將包括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科學、及文化等各項。

(三) 本叢書篇幅每冊定爲至少兩三萬字，最多不超過五萬字爲度。

(四) 本叢書刊行不定期，暫定以十二冊爲一輯，本年度擬出滿一輯至兩輯。

世界知識社謹啓

一九四八年元月

目 錄

上篇：裕仁天皇：從神到人

- 一 裕仁的戰爭責任……………(一)
  - 二 美國再造下的天皇……………(三)
  - 三 廢棄神權勅書……………(七)
  - 四 一套皇家生活的照片……………(九)
  - 五 詩會……………(一五)
  - 六 巡幸橫濱……………(一七)
  - 七 神道教的典禮……………(二四)
  - 八 不能算是革命……………(二七)
- 下篇：麥克阿瑟：從人到神
- 一 麥克阿瑟的信箱……………(三〇)

二	無理的新聞檢查	(三五)
三	對美國記者的壓迫	(四〇)
四	日本的辯護者	(四六)
五	士兵們講說着的故事	(五〇)
六	一批離職的官員	(五四)
	譯後記	(六四)

## 上篇：裕仁天皇：從神到人

### 一 裕仁的戰爭責任

在一八六八年以前的幾世紀中，天皇並不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在宮廷幕後的人物稱爲將軍。在明治維新以後，天皇變成了在名義上和精神上的統治者。他還是被幕後這一系那一派的手指操縱着的。

在戰前，裕仁也並不例外。他知道內閣以及陸海軍的擴張主義者的計劃。他是否批准，差不多是帶有學者風度的，但也並未完全如此。他能够阻止他們嗎？佔領開始以後不久，當裕仁手裏拿着絲質禮帽正式訪問這位新的「美國將軍」（Yankee Shogun）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問過這個問題。裕仁答道，如果他反對戰爭，「他們」——指軍閥和財閥——就要換一位天皇了。他後來又對另外一個美國人解釋道，他必須批准作戰，因爲「與國族渾然一體的日本天皇不能拒絕其要求。」

無論官方的說法是怎樣，裕仁完全知道戰爭計劃，並會予以批准。他是否在他的內心上秘密地反對過這些計劃，是和討論希特勒是否誠實一樣無聊的。生命的喪失以及世

界歷史的最後結果才是算數的。

給戰爭罪犯審判所找得的負有罪責的文件，從來就沒有公佈過，這些文件確斷地證明裕仁是參加了準備作戰的每個步驟的。近衛自殺後所出版的回憶錄敘述軍人拒絕把他們的計劃向他的內閣宣露，但天皇允許使他（近衛）知道。聯合艦隊總司令兼裕仁海軍顧問豐田將軍曾被詢問道：「天皇在上頭知道攻擊珍珠港的計劃嗎？」豐田答道：「是的。所有的海軍計劃都會經奏請批准。」

整個作戰中，裕仁每天召集各總司令舉行御前會議，並且聽取進展和戰略的撮要報告。宮內大臣說，在戰爭過程中，天皇是日本消息最靈通的人。當對於任何神志清明之人（裕仁是神志清明的，雖然他的父親是死在神經錯亂中），顯然戰爭是失敗了的時侯，裕仁召集了一次最高作戰會議。這個萬能的集團，包括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加上帝國參謀總長和海軍作戰課課長，曾被垂詢決定是繼續作戰還是結束戰爭。據近衛回憶錄所載，在討論之後，三個人主張戰爭，三個人贊成和平。

當時裕仁決定不要和平，但也反對戰爭。據近衛所記，天皇說無論從局勢的那一個角度去考慮，繼續作戰是不會有成功的結果的。他告訴他們說：「所以我已決定下令停戰，因為我不能忍受要想到我的千百萬人民的喪亡，也不願被稱為世界和平的擾亂者。」



要把那些在長時期內我曾倚重而且是我身體的一部份的臣民交與盟軍當局，對我是十分爲難的，但是我已決定忍受這無可忍受的，並且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款。」天皇投降詔書製了一張留音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早晨廣播出來，雖然還有些少壯軍人企圖在送往播音室的途中奪走並毀壞那張片子。投降勅書的感覺是日本在解放落後的亞洲的未成功的企圖中，打了一個正義的戰爭。譬如，裕仁「對我們在東亞的各盟國，曾不斷與帝國合作解放東亞」表示了「最深切的遺憾」。這個勅書是天皇最後一次的「自由言論」，將來對於復活的日本，會有不少的意義。巧妙的宣傳一下，對於那些未被美國人征服，也沒有在軍事上失敗之感的駐屯台灣、朝鮮、中國和滿洲的精銳師團的萬千復員士兵，會有特別的意義。

### 美國再造下的天皇

有影響力量的日本人是從來不會沒有計劃的。在美國人登陸之前，他們毀滅文件、更換官僚以及秘密警察的官員，因而他們能够避免責任、秘藏財富、改變銀行和企業的統計。大家同意「不可忍受」的失敗的基礎是保存天皇。波茨坦宣言適應了那些計劃。二個新的將軍會來拉緊皇家的絃索，但將軍們不能永遠長存，佔領軍也不能永遠長在。

有一天，將軍是要走的，但——如果他們的計劃成功——天皇必須保存。是裕仁或是太子明仁，都是無關緊要的。

允諾了這個重要的考慮，日本人就願意接受一切了。在十六世紀，蘆川將軍不也會對中國的明朝皇帝在口頭上臣服，並且接受了「日本國王」的卑微稱號嗎？因為作這麼一個鄙賤的角色，對日本的寡頭政治是有利的。將來——十年、廿年、三十年——他們就能够重握權力，不是反抗天皇，而是反抗他的議員。當薩摩地方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是因為天皇聽從了不良的進言，這一八七七年的事情不是一個模型嗎？這是長期的看法。天皇制度同時也是準備了反抗人民的飢餓與憤怒、反抗暴力改革與社會革命之可能的屏障。

盟國保存天皇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其中有：保持盟國的生命、維持穩定、阻止他變成一個殉道者。這樣決定之後，我們也換來了抵補可能的長期損失之危險的不可否認的直接收穫。邏輯是脆弱的，利益是大的。在一方面，保存了天皇，因為他的名字和命令有如此的權力和影響，他才能够使武裝對抗終止。在另一方面，他被免除了戰罪，因為他沒有真正的權力和影響。

裕仁將永遠是有潛在性的權力的；在錯誤的方面，也是有潛在性的危險的，除非日

本的再教育立刻毀掉要拔除的，並且建起要種植的東西。天皇制度的禍害不是存留在裕仁他自己身上，而是存留在日本人民的頭腦中。不管盟國作了多少要廢除天皇的宣傳，農民還是認爲他是複雜的日本家族制度的首長。天皇還是萬父之父，還是國家的象徵。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也不能滅絕這種感染甚深的觀念。

佔領的第二年，在「語言國際友誼協會」的發起下，東京的一個街角上裝飾着一個大標幟。日英對譯的兩句問話和答話寫在佈告牌上。第一句也是最重要的，問道：誰案是世界上最可畏怕的人物？答道：天皇陛下。第二句：什麼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東西？答是：原子彈。新的東西加進了日本的政教制度，但舊的東面還是依然存留。

美國將軍及其官員可以再造一個有血有肉的天皇。裕仁必須在他的前無人知的財富上第一次交納所得稅了。因爲他是極端吝嗇的，這不會使他快樂。他必須與來訪的外國記者、教育家、傳教士以及政治家談話。他和皇室人員過日子必須在戰時高額的八千九百獻金中削得僅餘一千四百。據日本報紙報道，此種削減表示「維持皇室最少的必需」。皇室在一九四七年還可以花用正常收入的三分之一——這還大大的多於撥供爲了實行新憲法而建立的各機構經費的總數。裕仁還能夠在他的試驗室裏工作，進行海洋生物學的試驗、收集鐘表、研究基督教、讀達爾文和林肯、崇信他的祖先、以及作詩。他能够接

見人權協會的羅吉·鮑爾溫 (R. Baldwin) 和少年村的佛蘭納干 (Flanagan) 神父，參觀足球比賽，但不能在選舉中投票。在這以下，他還是一個搖着一面假旗子的小人物。他是無辜的和卑微的，樸素的和保守的，受驚的和危險的。

盟軍總部並非完全不知道天皇制度的固有危險。所以盟總忙於把天皇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公開面目揭露出來，把這一個莊嚴的小神改變為一個含羞的民主份子。

盟總建議裕仁必須成為對人民更可親近的。有一個美國上校問我道：「如果他們能夠見他一次，什麼人還能相信他是神聖的？」勉勉強強，一個胆小的開端造成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皇室安排了裕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在皇宮大院的一個角落裏，六個採訪皇室新聞廿年的（但從來沒有親見過的）年長記者，在和一個指定的侍臣談話。忽然，在花園小徑上，宮內大臣和天皇來了。天皇在驚愕中像一個受驚的半羊半人的神仙那樣接待這些記者。他們低身鞠躬。大臣介紹。天皇談了談天氣與和平，然後走了。

記者們，顫抖着，魚貫而出。侍臣警告道：「不必寫什麼新聞。」

這是微小的統治者的煩惱的月份。他的海陸軍大將，末後是他的朋友以及顧問都開始進入巢鴨監獄，等候「反人道罪」的審判。他的世交木戶候爵、近衛和梨本——都是與皇族接近的——都被送入監獄。小天皇又命令他的顧問向盟總探詢廢黜之事。盟總說

不會的。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和蘇聯人的壓力要提名裕仁爲戰爭罪犯，恐懼就增加了。但麥克阿瑟並沒有這麼辦。他能够永遠利用他作爲一個威脅。麥克阿瑟說過，「天皇是在我的手掌上坐食的。」這令人想起紐約時報前駐東京記者修·拜亞士（Hugh Downs）關於「天子」的合適的觀察。拜亞士有一次寫道：「如果裕仁是在美國度幼年生活，有人告訴他菠菜對他是有益的，他就歡喜菠菜了。」（註一）

老年的首相幣原在議會中站起來爲天皇辯護。在美國包括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對於民主完全是對的，他說，「但在日本，就必須在天皇之下行使。」

在珍珠港事件那時，我告訴曾任日本駐華盛頓的大使年老的獨眼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說我沒有想到裕仁會交付審判。他緊抓着我的臂，說：「你不攻擊天皇，我很高興。我會經擔任過天皇的海軍事務的私人教授，我感覺到對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就好像是對我自己一樣。」野村也沒有被控爲戰爭罪犯。

### 三 廢棄神權勅書

（註一）此句引自拜亞士所著「日本的暗殺政治」一書，我國有文摘社張起衡譯本。

一九四六年元旦，又實行一次更大的步驟以改裝天皇。裕仁宣佈他並不是真正神聖的，宣讀的聲音像是得到了麥克阿瑟施捨的一個小惠。當他第一次接近着要人性化他自己，他致書麥克阿瑟，說是要剝奪他並沒有的什麼事物，對他是「一個個人的困惑」。送回來的答覆說深信天皇繼續認為是神聖的，對於日本在海外的聲望是壞的。

小人物也會說：

我們曾……毫不畏縮地進行剷除過去時代中錯誤領導的實施……我們與我國人民之間的紐帶……並不是依據傳說和神話。他們未曾被虛假的觀念所預示，說天皇是神聖的、日本人優於其他種族、以及命定要統治世界……天皇不是一個活神。

日本公衆對於這種神權之否定論的反應，是並不覺得怎麼有革命性的。在美國，這種棄權說得到了報紙上較熱烈的歡迎。如果比起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突然對美國人宣佈他不再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來 (註二)，對日本人，那也是沒有更多的可以看得見的效果的。美國人還是要想到洛克斐勒並不是他們這個階級的人。關於神權的勅書公佈後一年，寫過廢除國家神道訓令的監總宗教組組長彭斯 (W. K. Bunce) 觀察了一下，很憂鬱地說：「我們儘力告訴日本人天皇不是神聖的，但他們還是把他當作是

(註二) 洛克斐勒是美國的煤油大王。

神。」

日本時報安詳地、暗自吐舌地、評論神權勅書並不是「表示許多外國人所想的史無前例的改革，而是真正地表示了在一個暫時曲解的時期以後，返回到日本真正的傳統上來。這不致引起什麼驚奇，所以也祇是一種平靜深切的滿意而已。」

在我訪問過的東京的市民中，都在典型的日本方式中，突然發現他們自己並不真的想着天皇是神聖的。他們讚揚天皇的坦白與誠實。有些人指出，他們相信神權是隨時代而變遷的。或許這次的改革也是「暫時的曲解」，像整個的佔領一樣——是一個惡夢，當美國人歸去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從夢中快樂地醒來。

最強烈的也是敏銳的評論是來自共產黨方面的，他們差不多是孤立地繼續攻擊人性的或神聖的帝國觀念。「天皇否定神權的宣言表示了由於國際情勢的壓迫和人民的攻擊，他是被迫退讓了……好像是一隻章魚在飢餓的時候吃起自己的觸角來一樣。」

#### 四 一套皇家生活的照片

神權之剝奪的煩惱給了我新的希望，我可以給「生活」週刊寫一篇裕仁的故事了。和許多人一樣，幾個月來我都在尋求一次覲見。一個記者總要給天皇送點禮品，他不吸

烟不喝酒，按着他的要求，爲了這次訪問，送了他足供一星期吃的巧格力糖。觀見之外，我請求允許「生活」週刊的攝影記者艾森斯達特（A. Eisenstadt）同來拍一套皇家非正式的圖畫新聞。

我求一位皇家官員來努力其事。他化了不少錢款待皇宮官員裏的上司和內閣閣員。許多理由都提出來反對「坦直的」圖畫新聞。這要破壞傳統。日本人民並沒有準備此事。有人還來問我。幣原首相的一個助手建議試試最後一次的反對，就是把我這個普通的駐東京記者或分社主任提陞一下。「生活」週刊社行了個方便，把我暫時陞爲遠東部編輯主任、特派員、經理。

我被請先寫出關於記述天皇所需要的那種照片的大綱。我們謹慎地對天皇的官員解釋道，這是不可能辦得很準確的，除非是知道皇家日常活動的各方面。那位助手顯然毫無準備，或許討論此事也太煩惱。在絕望之中，我打好一份草案，說要拍的是天皇把太子明仁抱在膝蓋上給他講故事，聽女兒彈鋼琴，推孫兒的搖車，在圖書館裏啃嚼一本好書，在生物試驗室裏瞄視顯微鏡。另附一信，大意說，這份草案上所列舉的足以代表「生活」週刊給一個大人物所規定的公式，並請求準許拍攝圖畫新聞「向全世界人民表示天皇是怎樣真實地生活着的。」



艾森斯達特從來沒有進宮去拍照，他和我都很失望。但是，一天下午，日本最大的圖畫新聞機構太陽攝影社的經理急急約我前往。把窗簾拉下，又把門關上，經理才說他已經幹了一次新聞史上的最大的事情。催促他幹快說完全全部經過是白費的。在高聲飲茶之間，他才拉扯得很長地發表出來。最後，他才擺出他的大結局：歷史上第一次允許攝影師拍攝天皇陛下的私人生活。他行了許多禮節，才從壁上保險箱裏取出照片放在我的面前。

大約有四十幾張。僅僅提供了一個示例的我那份綱要已被詳細描寫。事實上，這位日本人還想到了被我忽略掉的若干有效的細節。譬如，在圖書館裏的一張，顯示天皇正在閱讀紐約時報，室中一角林肯的半身銅像清晰可見。

當我斷言這套照片是動人而堂皇，但無疑是不真實的時候，經理被激怒了。他的兒子們也是拍攝這些照片的攝影師。他自己穿着禮服，戴着禮帽監督全部攝製工作。他們費了一個月中的一個星期，才照好這套照片。

皇室與世人接觸了。能證實這些照片的真實性嗎？當然，爲什麼有人要懷疑呢？這些照片不是「恰好滿意」的嗎？我指出這些照片都是密切地照着我的綱要拍攝的。皇室人員直瞪着我的眼睛，問道：「什麼綱要？」他和他的同事們，那時倨傲地堅持說，他